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八

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戊午。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八月十六日。奉到七月二十五日

上諭。軍機處封發寄信諭旨。各省奉到後。自應加意慎密等因。欽此。臣等伏讀之下。無任悚惶。欽弗祗遵。益求慎密。八月初四日。倭將遣其首吉利用通等六人。自瑯嶠來郡。遞公文二件。其一覆臣等詰其兵傷鄉民。阻我驛夫一案。諉諸言語不通。請以後遇有公差。給予執照。以敦和好。其一則覆臣等勸令退兵一節。謂柳原及大久保想能商定。彼兵進退。應須朝命等語。大抵借此一行。以窺我虛實。續據探稱

倭營初六日。給附近奸民數人洋銀七百圓。以酬其前日招番及取琉球人首級之勞。而逐日仍復句到近番。給以號旗嗶吱白布等物。該營疫氣流行。死者日四五人。病者不計其數。其副都督川崎祐。通事官彭中平。管糧官富田等。俱相繼染病。美國人機慎者。月得工錢一千圓。為入牡丹社繪圖。亦病危而歸。然內雖多故。外仍示強。買茅竹。益兵房。日練槍礮。且稱大兵萬餘將至。以聳嚇居民。此倭營近日情狀也。淮軍二起五營。於初五日即抵澎湖。以風浪暴作。寄碇守候十四十五十六等日。始盤至旂後。現均抵鳳山擇地駐紮。鎮臣張其光。與南澳鎮吳光亮所招粵勇

二十餘人。亦雇輪船於十七日到枋。後雖已登岸。以風濤顛簸。人力饑疲。俟暫息一二日。調來郡城分紮。一時兵勇驟增。聲勢頗壯。臺南開路。經同知袁聞柝親督人夫。由赤山步步為營。披荊斬棘。已跨獅頭山。入雞籠坑。離崑崙坳十餘里。崑崙坳。蓋諸山之脊也。卑南番目牙等陳安生等。已自率番眾由本社循山開路。出至崑崙坳相迎。其附近番社。各繳出倭旗多面。以示輸誠。八月初八日。復有崑崙坳及內社番目率二百餘人。來袁營請領開路器具。願為前驅。均分別賞賚。距旁有望祖力社兇番。其目各武甲。與卑南社素仇。率眾埋伏菁林。放槍截殺。卑南社番情急抵

禦。格殺武甲等三人。袁聞柝馳至曉諭。望祖力社番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尚於大局無礙。臣等恐該同知孤軍深入。後援無資。飭副將李光帶勇三哨進紮叟溪口。遊擊鄭榮帶勇一營進紮內埔莊。節節相銜。庶入山日深。後顧無慮。頃據報十一、十二、十三等日。內山風雨大作。棚帳皆飛。為之停工數日。然一過崑崙坳。則近卑南地界。業經諸番斬荒闢棘。雖所闢未必合法。然從而擴之。沿途尚易施功。北路淮提臣羅大春函稱。自七月二十四日。由東澳起工。至八月初一日。開到大南澳嶺頂。計程二十餘里。而途大半縋幽鑿險。苦費人力。初三日有不知姓名之兇番百餘出

沒灌莽閒窺我有備而退初四日 正在刊木踰山勇夫手
口交鋒之際突有先番數百各持刀標鳥槍從林際前來
撲犯守備黃朋厚千總王得凱都司陳光華軍功陳輝煌
等率勇上前接仗斃其一人傷其數人始歐駭而散我兵
亦被傷五人自此以下為大南澳平埔約廣長四五十里
有竹闖開先番約計四十餘社丁壯數千思截我前途雖
削巨木叔為望臺以憑高下瞰羅大春現復遣人加意招
徠一面添募勇四旗夫千名以助土功兼防不測恐一時
兵勇未齊眾寡懸絕請 臣 撥臺南一營赴之現調東港總
兵戴德祥一營前往洛淮軍總統唐定奎分營填紮東港

以為枋藔後援。近復聞北路自初六後。亦風雨交作。溪流四溢。途徑不通。一切工程。想難措手。大抵臺南番社。經倭人肆虐。知

朝廷寬大之恩。故稍易招致。且山後番目。真心受撫。兵至則荷鋤相迎。雖有伏莽狙擊之徒。務之即遁。北路則天荒未破。各社言語互異。官無從曲通其情。不得不據諸通事。為通事者。向以欺番為利。號曰番割。生番積受其欺。無所控訴。憤不自勝。時報以殺。故通事亦以入番社為惴惴。其零星番社名目。通事且不能周知。進一步須禁一步。以勇兵護夫役。即須以碉堡護勇兵。非刊除草萊。即堪收效也。臺

郡城垣。以灰瓶必求諸内地。展轉需時。現僅修成二百餘丈。而風雨飄搖。舊者又塌數十丈。安平洋式礮臺繪圖剛就。現已派候補知府凌定國。會同洋將督造。所呈圖說。深合機宜。惟費鉅工煩。非一時可竣。臣爵以月初親往鳳山。迴視諸軍。稽覈練丁人數。清查番社户口。發給印牌。以固人心。該民番等俱鼓舞欣歡。一律遵辦。於本月十六日始歸郡城。謹合詞馳奏。

沈葆楨又奏。再本月十五六等日。濟安。安瀾輪船。由省城

奏密寄

上諭。並解餉銀至安平。十七八等日。琛航。永保。大雅輪船。由浙復

卸淮軍駛至安平○臣分飭琛航○永保即日開駛○迎裝三起淮軍○大雅俟將所運制錢起駛○順道本指到上海付驛○再往瓜口會裝淮軍○濟安○安瀾○餉銀卸後○赴東港裝戴德祥一軍○前往蘇澳○嗣報永保○琛航均於十八日起碇○十九日清晨○文案處得安瀾船管駕呂文經片稱颱風將作○須往澎湖暫避○風息再至東港等因○辰刻○安瀾起碇○濟安繼之○大雅管駕羅昌智正上岸催雇駁船○忽暴風捲地○屋瓦皆飛○該管駕不能上船○其大副欲起碇出洋○為鐵鍊倒撞○胸受重傷○大雨傾盆○船在水中顛簸○僅如一葉○瞬息間巨浪排平艙面○船遂下沈○舵水人等○爭抱桅竿橫杆呼救○地方

文武會同洋將。調集小舟竹筏往援。奈數步卽覆。無可施功。二十日。該水手等有死中求生。捨命鳧水者。而離岸遠甚。竹筏能援到者僅六人。其十人則沒於水矣。二十一日寅刻。風浪小息。竹筏冒險傍船。陸續救出五十九人。被傷者十有九人。正在焦灼之際。鳳山縣飛報安瀾中途遇風。不能收入澎湖。二十日寅刻。飄至離縣二十餘里之鳳頭鼻地方。閣淺損壞。船上人始則鳧水登岸。繼則鄉人以竹筏迎護。惟水手頭目一人。以搶險受傷身死。臣派三品銜洋將斯恭塞格。千總陳兆連。坐生艇瀚。星夜馳往察看。籌念琛航。永保。於十八日展輪。計可收泊澎湖。籌無妨礙。濟

安閒駛尚在安瀾之後。至今未得下落。殊切隱憂。臣撤飭
長勝小輪船。俟風定後赴澎湖訪濟安消息。調飛雲等船
來臺。幫同洋將辦理。並赴省領裝起重器械前來。所有船
身機器破械。能否設法撈起。容俟竭力試辦。據實報
聞。除查明詳細情形。再請將該管駕等分別參處外。惟臣葆楨專
司船政。未能先事豫防。咎無可諉。應懇
皇上飭部將臣葆楨從重議處。以為疏忽者戒。
沈葆楨又奏。臣前片奏屯番擒傷生番一案。茲據營務處
江西即補道黎兆棠臺灣道夏獻綸詳稱。業經營臺灣鎮
張其光。將屯番生番以及通事莊民。解郡審訊。據通事埋

生番係名強仔○住居紅目社○卽半路店○因鬧總兵在大路

鬬招撫諸番○訖莊民邱貴才帶往○適總兵已赴內埔○不及

謁見○歸途突被茄呐埔屯番槍傷左邊脇膀○現將平復是

實○據茄呐埔通事劉乾生目潘建邦供稱六月十一日○

茄呐埔屯番趙紅○鄭港○王來發○潘符四人○帶槍偵捕野豬○

二更時分見黑影一團○趙紅○鄭港○同時開槍○當時並不知

有傷人○後聞半路店生番强仔路過○身受槍傷未死是實○

據莊民邱貴才供係鳳山縣大路關人○向在番社莊貿易○

頗通番語○六月初七八等日○擺元諸社生番三十人○約小

的十一日帶往受撫○屆期有五人先到○經小的帶詣蒙總

兵賞給歸社。小的隨託營書張娃同明。尚有二十五人在後。當再帶來歸化。不料營書未曾同明。迨小的帶強仔等二十五人來時。總兵又赴內埔招撫。強仔等旋即散歸。當日並不知有搶傷情事。十三日始聞茄蚋埔屯番搶傷強仔。二十日又聞強仔身死。恐擔干係。因赴下淡水都司處稟報請示。迨七月半始查明強仔並未身死。當時得諸風聞。以致誤報是實。職道等隨將營書張玉成、及茄蚋埔屯番趙紅、鄭港、王來谷、潘荇等四人提至。一一隔別研訊。供詞大致相同。即與分別辦結。趙紅、鄭港、以夜獵誤傷生番強仔。雖非有心。究屬不合。應依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律減

鬪毆傷二等杖八十。的加枷號一箇月。邱貴才於強仔受傷。率報斃命。殊屬非是。依不應重律杖八十。張玉成身為營書。於邱貴才撫番事件。不代回明。致滋事端。咎無所辭。著即革去名糧。分別示警。生番強仔傷痕平復。應無庸議。其餘人證無干省釋各等因。臣謹覈此案。業經水落石出。鎮臣張其光迅提人犯前來訊結。辦事尚無含糊。於撫番大局無礙。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淮粵兩軍到臺。及南北開路情形一摺。倭人句致近番。並簽兵房練槍礮。中雖怯弱。外仍示強。沈葆楨等惟當慎密防範。申嚴儆備。不得稍涉疏虞。現在淮粵兩軍

陸續到臺。即著分別布置。擇要扼紮。以壯聲威。臺南生番。尚易招致。北路各社。率多頑梗之徒。大南澳平埔等處。有兇番糾集丁壯數千。意在抗違。沈葆楨等務宜悉心籌度。恩威並用。會同羅大春。加意招徠。妥慎辦理。不可輕易進紮。致為番族所乘。轉啟撫番大局。臺郡城垣。關繫緊要。著督飭該地方官。速行修葺。務期鞏固。沈葆楨另片奏。大雅安瀾輪船。遭風損壞。自請議處等語。此次損壞船隻。即著分別設法修理。沈葆楨未能先事豫防。殊屬疏忽。著交部議處。製造輪船。工鉅費繁。嗣後務當飭令該管駕等隨時加慎。又片奏。訊結屯番搶傷生番一案。即著照所議辦理。

沈葆楨又奏。正繕摺間。接據濟安輪船管駕官鄭漁禀稱該船於十九日辰輪午後暴風陡作。鐵鍊掣斷。兩錨俱沒。水手被傷者二十三人。急駛出大洋。至二十晚始得收入澎湖。船上大小繩纜斷壞甚多。幸機器船身。尚無大損。辰下在澎略為修理。並將受傷水手醫治。其大小繩纜。並破壞物件。尚須同工補换等因。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已朝。兩江總督李宗羲奏。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七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上海新聞紙內。竟

行刊刻。究係何人洩漏。着李宗羲嚴密確查。據實覆奏等因。欽此。臣查向來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凡遇機密公牘。皆由內署繕辦。卷存內署。不敢稍有洩漏。嗣因籌辦海防。尤關緊要。當經咨行沿江沿海各衙門。一體慎密辦理。本年六月
聞。檢閱上海林華書院新報。載有三月二十九日
廷寄一道。及閩省擬購鐵甲輪船等事。據刊係由香港華字報中抄來。飭據蘇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華字日報內有臺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即經咨會閩省密查洩漏緣由。嚴行根究。未准覆到。八月初七日。復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片奏上海新聞紙內刊刻

密諭。行令飭屬嚴查具奏等因。人經分別咨行在案。現據蘇松太

道將上海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並香港華字日報各

抹原紙。粘送前來。臣復加查覈。上海林華書院新報。上海

匯報。一係五月二十三日刊發。一係五月二十八日刊發。

均係照鈔香港華字日報。至香港華字日報。則係五月十

二日刊刻。並已載明消息來自福州。雖所言未可盡信。而

此次漏洩。並非由於上海。已無疑義。嗣後辦理交涉事宜。

自當遵

旨格外嚴密。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上海新聞紙刊刻本

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請飭查究。當諭李宗義嚴密確查。茲據該督奏稱。查載上海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均係照鈔香港華字日報。至香港華字日報內有臺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等語。此次密寄諭旨。究由何人洩漏。著文煜等嚴行查究。即將洩漏根由。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不准稍涉含混。

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杜嘎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奏。竊於本年八月十三日。有自庫倫來烏貿易俄商哩富奇雅特。率領在烏俄商十數人來署。言稱我等欲在烏城街市迤北。紮立合廈。建蓋房屋等語。奴才等

當派司員等善言開導。條約並無明文。違背諸多不便。該俄商復言我等並非自專。係奉我國揚兩爾丕德林吩咐。在烏建蓋房屋。准行亦要建蓋。不准行亦要建蓋。俟我們建蓋成就。許你們拆毀等語。正在阻止間。詎於十六日該俄商哭將合虔紮立。計長三十餘丈。寬十數丈。學等查上年俄官丕德林赴米烏借地蓋房一案。當經前任將軍大臣等。咨請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內稱查咸豐八年所訂俄國條約。止有通商海口。准蓋房存貨之條。迨後續訂條約。始有庫倫。哈什噶爾。准其建造房屋之條。別無借地蓋房明文。烏城並非通商地方。所請斷難允准等因。業經

照會該俄官遵照在案。奴才等復又派員將上年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議覆不准蓋房明文。前往曉諭勸阻至再。該俄
商始稍知不允全行建蓋。亦要將合處牆子紮立。你們迅
給一執照。我等就暫為停止。請示我國辦理等語。奴才等伏
查烏城原非通商地方。年來俄商貿易。往來頻仍。日漸妄
為。久非邊疆所益。非於本年七月間。有俄商薩哈拉在烏
强姦十歲蒙古幼女一案。當經據情照會住庫俄國匡索
爾官。迄今尚未結案。今復使人來烏潛行蓋房。意在藉事
生風。不然。未蓋之前。不容勸阻。既蓋之後。許以拆毀。以此
察之。是其占地蓋房之心。縱遂蓄滋逞之心急。假令權顧

目下。暫為允許。將必另起波折。妄生覬覦也。奴才等係屬暫
護將軍印務。一切關繫較重案件。均尚引領企足。俟新任
將軍到任後。統籌全局。妥商辦理。今夷情日熾。阻之太急。
則恐激成事端。阻之稍緩。則必貽患於後。且夷人多端叵
測。其現築合度園牆。似難擅行拆毀。再四思維。惟有暫飭
發給不准蓋房執照一紙。並知照住庫俄官外。究應如何
妥籌章程。以靖疆圉而杜將來之處。相應請
旨飭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示遵。
硃批。該衙門知道。
辛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於本月初十日具

奏。日本國續派使臣來京。與臣等屢次晤論臺灣番社用兵一事。未有端倪。將大概情形密陳一摺。欽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查日本使臣大久保利通。自九月初二日呈遞照會。執意狡辯。謂數日內如無辦法。卽欲回國。經臣等照覆駁辯。並因該使臣照會中有兩便辦法等語。另函告以如真欲求兩便辦法。自可詳細熟商去後。旋經該使臣函訂日期面議。至期臣等與之會語。該使臣欲由中國開議。臣等以該使臣照會有兩便辦法。應由該國先說兩便辦法。彼此推追。至再至三。該使臣不覺真情流露。謂日本初意。本以生番爲無主野蠻。要一意辦到底。因中國指爲屬

地。欲行自辦。日本若照前辦去。非和好之道。擬將本國兵撤回。由中國自行辦理。惟日本國民心兵心。難以壓服。必須得有名目。方可退兵。該國於此事費盡財力。欲臺番償給。臺番無此力量。中國如何令日本兵不致空手而回等語。先是日本中將西鄉從道在臺。與藩司潘霨面議。即有索償費用之說。自該國住京使臣柳原前光到京。臣等屢與剴切開諭。該使臣亦有使日本不至徒勞之請。雖未明言。意亦猶是。迨聞日本續派大久保利通前來。各新聞紙每以該使臣此來。必欲索兵費四百萬兩。方能退兵。否則以兵擾中國各海口。或徑攻天津等詞。無稽游談。不可枚

舉○臣等惟期理折力爭○從不稍予遷就○至大久保利通到津時○曾經美副領事畢德格向李鴻章密陳○該使臣來意甚不平和○必須由中國先給照會○準予查辦○將該國所謂屬民被害之處○量加撫卹○隨後再相機開導○經李鴻章錄述畢德格所議○密致臣等備聞○至該使臣到京○則以中國政教施於番境者若何為問○千回百折○至此乃吐出真款○臣等當以兵費一層○關繫體制○萬萬無此辦法○與兩使之說○亦毫不相符○該使臣則謂非此不能告其本國退兵○旋又問中國所謂兩便辦法若何○遂告以中國敦念和好○止能不責日本此舉不是○該國兵退之後○由中國自行查辦○

其被害之人。酌量撫卹。該使臣仍執兵費爲詞。臣等亦即
決絕駁之。越日函詢賠期。則復以該使臣所擬辦法。有礙
難之處。並與定期再議。該使臣屆期來署。面加曉諭。始據
稱中國欲辦之處。已經會意。而於撫卹。必欲問明數目。臣
等告以必須日本退兵。中國方爲查辦。又恐其誤會以撫
卹代兵費之名。當告以中國實在祇能辦到撫卹。並非以
此代兵費之名。復將前議中國自行查辦各節。撮要示之。
謂祇能就此結案。該使臣請於此外給予另單。敘入撫卹
銀數。要求甚堅。並訂於一二日內示知確音而去。臣不知
知該使臣所欲若何。因令該國書記官鄭永甯來署問話。

詰問實情及該書記來署不待詳詰即謂該使臣之意須索洋銀五百萬圓至少亦須銀二百萬兩不能再減當經駁覆如前該使臣於十五日赴臣衙門相晤仍切切於允給銀數而所言皆指費用殆已覷破撫卹二字之不能取盈矣臣等嚴切開覆該使臣臨行謂擬無成緒即欲回國仍歸到臺番為無主野蠻日本一意要辦到底臣等仍謂臺番是中國地方應由中國自主彼此不合而散自大久保利通到京以來該國住京使臣柳原前光於議臺事則同在座中常參其說遇議臺事不合則必於次日呈遞照會或來署面論專以

覲見為辭。此次大久保利通請論不合之次日。該使臣復詣臣衙

門。以不准請

覲為拒絕來使。即欲與大久保利通一同回國。嗣又據兩使臣各

遞照會。皆作決裂之辭。其意由前之說。為日本永踞臺番

境地張本。由後之說。為日後稱兵有名。擾我海口張本。臣

等一切聽之。任其去留。誠以該國貪狡異常。其欲萬不能

償。雖就撫卹辦理。而為數過多。是無兵費之名。而有兵費

之實。亦無容通融遷就也。是役也。沈葆楨以聯外交為要

義。李鴻章於法國使臣熱福理由津來京。亦經面加撫諭。

該使臣有願從中調停之說。上海道沈秉成呈寄滬上官

紳所上各言○亦以邀請各國使臣評論曲直為証○而英國
使臣威妥瑪允於此事始終關說○意欲居間○臣等亦曾將
與日本來往文信○通行鈔錄照會各國使臣○與之委蛇虛
與○在若離若即之間○即使各使臣欲為調停○亦係彼國所
求○而非出自中國之意○十六十七等日○日本兩使臣已悻
悻然作登車之計○威妥瑪來臣衙門○初示關切○繼為恫喝
之詞○並謂日本所欲二百萬兩○數並不多○非此不能了局○
臣等一以鎮靜處之○直至威妥瑪辭去時○堅欲問中國允
給之數○臣等權衡利害重輕○揣其情勢迫切○若不稍予轉
機○不獨日本鋌而走險○事在意中○在我武備未有把握○隨

在堪虞。且令威妥瑪無顏而去。轉足堅彼之援。益我之敵。
遂告以中國既允撫卹。祇能實辦撫卹。即使加優。數不能
逾十萬兩。該國於此事輕舉妄動。現時無以回國。自亦實
在苦情。中國不乘人之急。再允將該國在番社所有修道
造房等件。留為中國之用。給銀四十萬兩。總共不得逾五
十萬兩之數。願否聽之。威妥瑪旋至該使臣寓所。議給許
久。復稱撫卹等費數目。日本使臣業經應允。嗣經議立結
案辦法三條。另立付銀憑單一紙。該使臣欲付銀後退兵。
臣等則必須退兵後付銀。往返相持。又經威妥瑪居間。始
得議就憑單。言明先付撫卹銀十萬兩。其餘修道建房等

件銀四十萬兩。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即日本國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全數退回。中國銀兩全數付給。並聲明該國之兵如不全退。中國銀兩。亦不全給奏明後彼此畫押。各執一紙。於本月二十一日定議。伏查此案實由日本背盟興師。如果各海疆武備均有足恃。事無待於掄辦。勢無庸手決裂。今則明知彼之理曲。而苦於我之備虛。自臺事起。屢經購買鐵甲船。尚無成局。沈葆楨所請兵端未開。宜防而未宜阻。李鴻章請閩省設防。非必欲與用武。亦皆為統籌目前大局。不能不姑示覊縻。且就日本一面設想。自該國有江藤新平之亂。雖就招撫。而亂民衆多。無可安插。漸

閱紙中。屢謂該國欲將此項人衆。安置臺番境內。是以該

使臣每以兵民難服爲詞。此中實有難言之隱。今如一無

所得。措置良難。若此輩留存中國邊境。患亦不可勝言。然

如該使臣原意要求各情。或有關

國體。或其名則非而其實則是。亦不能因此通融。致有莫追

之悔。既經英國使臣威妥瑪從中說合。而所給撫卹銀數。

尚能就我範圍。不得不就此定議完案。而在我自强之計。

益不可一日緩矣。

硃批。依議。

互換條約

為合議條款。互立辦法文據事。照得各國人民有應保護不致受害之處。應由各國自行設法保全。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自行查辦。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惟該番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番等詰責。今與中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

一　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　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

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

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

客。不能再受兇害。

硃批。覽。

互換憑單

為會議憑單事。臺番一事。現在業經英國威大臣同兩國

議明。並本日互立辦法文據。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中

國先准給撫卹銀十萬兩。又日本退兵在臺地所有修道

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准給費銀四十萬兩。亦經議定。

准於日本國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國全行退兵。中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全數付給。均不得愆期。日本國兵未經全數退盡之時。中國銀兩亦不全數付給。立此為據。彼此各執一紙存照。

硃批。覽。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日本國使臣柳原前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到京。二十一日遣書記官鄭永甯面遞照會。以來委任京掌理兩國交涉事宜。並齎來國書。請為代奏。

請為瑈定

覲期。嗣於九月二十五日。經柳原前光面遞國書副本。臣等因與

該使臣及續來使大久保利通議論臺事未決。未便即爲
奏請。歷經該使臣再三催促。從未允爲代奏。現在臺事業
已定議。於本月二十二日奏結。二十四日接到柳原前光
照會。內稱本大臣奉爵來京。所齎國書。已呈副本備閱。今
擬循例展
覲覲遽。務冀奏請日期示覆。並據該國書記官鄭永甯聲稱該使
臣於
覲見事竣。即行回國。將臺事辦法。面奏該國主。料理船隻至臺。接
取弁兵回國。緣大久保利通雖已出京。須由滬閩繞道回
國。必在該使臣之後等因。臣伏查上年各國使臣籲請

覲見時。臣等曾與面晝節略。聲明此次見後。如續有各國使臣到

京。齎有國書。須恭候

諭旨。仿照此次五國同見之案辦理。本年俄國使臣布策。比國使

臣瑚惠施。先後來華。齎有國書。曾經臣等循案奏請。候

旨遵行。此次日本國使臣柳原前光奉使來華。既經齎有國書。理

合鈔錄該使臣照會一件。照案奏請。應否准其

覲見之處。臣等未敢擅便。恭候

聖裁。

硃批。依旨行。

日本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本大臣恭奉簡命。來京住紮。所齎國書。於入
都日已呈副本備閱。今擬循例展
覲親遞。用述職守務冀奏請日期。示覆為盼。為此照會貴王大臣。
希即查照施行可也。
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日本兵踞臺灣番
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於我之備虛。據沈葆楨來函。
謂現在兵端未開。澎湖雞籠等處。彼以避風為詞宜防而
未宜遽阻。然現為籌防之計。購買鐵甲輪船未成。李鴻章
函述。曾致沈葆楨信。並令提督唐定奎祇自紮營操練。勿
遽開仗。實以一經決裂。濱海沿江。處處皆應設防。各口之

防難恃。不得不慎於發端。雖累經奏
旨嚴飭各疆臣實力籌備。而自問殊無把握。今日而始言備。誠病
其已遲。今日而再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溯自庚申之
變。創鉅痛深。當時始事羈縻。在我可亟圖振作。人人有自
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而迄今仍並無自強之實。從
前情事。幾於日久相忘。臣等承辦各國事務。於練兵裕餉
習機器製輪船等議。屢經奏陳籌辦。而歧於意見。致多阻
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
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
周知。切要之經營。移時視為恆泛。以致敵警猝乘。倉惶無

備。有鑒於前。不得不思毖於後。現在日本之尋釁生番。其志之已見者也。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覬覦而動。志之瀕見而未見者也。倘遇一朝之猝發。而弭救更何所恃。及今亟事綢繆。已屬補苴之計。至此仍虛準備。更無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蘊。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患之計。庶幾自強有實。而外侮潛消。昔人云。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此人所共知。而今日大局之萬不可緩者也。臣等悉心公同商酌。謹將緊要應辦事宜。擬敘數

條。請
飭下南北洋大臣濱海沿江各督撫將軍。詳加籌議。將逐條切實
辦法。限於一月內奏覆。再由在
廷王大臣詳細籌議。如臣等所擬各條。僉議相符。即應確切
籌辦。如各條外別具良策。亦即一并奏陳會議。均於議定
後請
旨遵行。總期實備精求。務臻有濟。以扞目前當務之急。以裕
國家久遠之圖。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
辦事宜。擬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摺。據奏庚申之釁。創鉅痛深。當

時姑事羈縻。原期力圖自強。以為禦侮之計。乃至今並無自強
之實。本年日本兵踞臺灣番社。雖疊經飭令各疆臣嚴密籌防。
自問殊無把握。若再不切實籌備。後患不堪設想等語。沿江沿
海各省防務。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並各該省將軍督撫等
隨時籌畫。而備禦究未可恃。亟應實力講求。同心籌辦。堅苦貞
定。歷久不懈。以紓目前當務之急。以裕國家久遠之圖。該王大
臣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係緊要機宜。著
李鴻章。李宗羲。沈葆楨。都興阿。李鶴年。李瀚章。英翰。張兆棟。文
彬。吳元炳。裕祿。楊昌濬。劉坤一。王凱泰。王文韶。詳細籌議。將逐
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覆奏。此外別有要計。亦即一併奏陳。

總期廣益集思。務臻有濟。不得以空言塞責。原摺單均著鈔給

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本年九月初十日。接據法國使臣熱福理照稱擬於本月十五日起程。並函稱本任係羅淑亞署理。旋經熱福理來署辭別。嗣接據羅淑亞函稱。十六日赴署面晤等因前來。已由臣衙門循案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美國使臣鏤斐迪於上年閏六月間回國。將任內事宜。交該國副使衛廉士署理。茲於九月二十日。臣衙門接據該署使臣衛廉士照會。稱本國現派艾忭

欽賞授任紫中華全權大臣。今已到任等因前來。已由臣等給與照覆。

硃批。知道了。

十月。壬申。閩浙總督李鶴年等奏。竊臣鶴年九月初一日抵泉州。初九日進抵廈門。次日先自北岸之武口。島空圍一帶礮臺。以次巡歷。既乃渡海出大擔口。繞小擔青嶼門。以達南岸之嶼仔尾等處。兩日閱將周圍海口。逐細閱視。勘得大擔。小擔。青嶼一帶。雖為入口扼要之區。然浮嶼孤懸。實未易設守。必須環以舟師。佐以水雷諸具。方足以資得加閩廠輪船。已盡數駛往臺灣備用。現經飭調提標師

船擇要扼紮。往來策應。以固門戶。其南北岸各礮臺。均經興築。察看工程尚未過半。前署水師提臣李新燕業經部事。已咨催新提臣彭楚漢躬親督率。限日築造。俾早訖工。分置洋製巨礮。聞以鐵礮。較準度數。即以其所部兵勇分臺駐守。逐日演練。與總兵孫開華扼防陸路之軍。及大擾各口舟師。互相應援。此查勘廈門一島分別布置之大概情形也。至前調記名提督李琢先招募豫軍五營。均於八月二十五日到閩。擬令繞駐泉郡。益以陸路提標練軍。及臣鶴年所帶親兵。似已足數分布。惟興化長福一帶。兵力較單。署長福營參將余洪亮僅帶練兵一營。現飭添募精

勇兩營以資戰守所有興泉各口礮臺早經派員勘估擇要興修惟口岸林立防不勝防當此經費支絀募勇築臺勢難在在徧及已嚴飭各路將領無論何處有警彼此均當勿分畛域節節聯絡以壯聲威臣鶴年查勘事畢擬日內仍回泉郡居中駐紮隨時隨事仍與臣煜臣凱泰會商妥辦續行奏

聞以冀仰紓

宸廑

硃批覽奏已悉著即馳回省城與文煜王凱泰將應辦事宜妥為

經理

庚辰。廣東巡撫張兆棟奏。據丁日昌呈稱。日昌前在江
蘇巡撫任內。因見外海水師一切艇船。總不如輪船之堅
捷。必須配駕大號輪船。方足以資巡緝。即沿海礮臺。亦應
因地制宜。相度形勢。改式修築。以嚴捍衛。曾經參以西人
築臺練兵之法。豫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現值籌辦海防
之際。敢請代為陳奏。以備
聖慈采擇等情前來。臣未敢壅於
上聞。謹據情附片代奏。並將原擬章程。代繕清摺恭呈
御覽。
硃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

丁日昌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

一外海水師專用大兵輪船及招募駕駛之人。外海水師。以火輪船爲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輪船爲第一利器。兵輪船兩旁。分上下層。皆列礮眼。多者三十六眼。少者二十四眼。首尾中艙。亦列礮位。約計一船可裝大礮四十餘位。循環疊放。無堅不摧。一船可裝兵丁水手六七百人。兼用風帆。行駛如飛。此等輪船。偶一鼓輪簸蕩。則在旁之小舢板等船。已將欹覆。何況對敵。擬先在花旗購買此種兵輪船約二三號。即以提督所演之陸兵赴船學習。由粗而精。一面招募中國能駕駛之人。優其廩餼。蓋寗波。潮。泉香山新

會一帶。能駕駛輪船之人甚多。茲擬重價招募。分別等第。設法撫馭。使全船皆無須資助外人。方可指揮如意。其次則購買根鉢輪船。以資淺水追勦之用。以上二種輪船。初則購買。繼則由廠自製。有此可恃。則沿海一切艇船。皆可廢棄不用。緣併五十號艇船之費。可以養給一號大兵輪船。併五十號閩頭舢板之費。可以養給一號根鉢輪船。海上爭鋒。縱有百號之艇船。不敵一號之大兵輪船。蓋在內海勦盜。則非礮船不為功。在外海勦盜。則非輪船不為功也。

一沿海擇要修築礮臺

自道光以來。海上交兵。沿海礮臺。悉經毀損。致人人皆以礮臺為不足恃。惟推原中國礮臺之所以無用。非礮臺之無用。乃臺之式不合其宜。礮之製不得其法。演礮不得其準。守臺不得其人。查西人重城池。不如其重礮臺。凡海口及要隘之地。無不礮臺森列。嚴為防禦。其礮臺之式。下大上稍圓。四面安礮池。邐迤起伏。首尾左右。互相照顧。臺下環池。與中國礮臺迥異。擬仿照其式。沿海仍擇要修築礮臺。其礮之製。亦如西國。演礮必求其準。守臺必求其人。與沿海水師輪船。相為表裏。奇正互用。則海濱有長城之勢。而寇盜不為窺伺矣。

一選練陸兵

防海固籍水師。然陸路之師。亦不可忽。戚繼光論水師以為宜兼習陸戰。以備上岸擊賊之用。曾於滬上閱西人陸操。有能不假繫援。徒手上城者。有能以篙植濠中。憑以躍過二三丈之濠者。有能足緣單繩。手放洋槍者。其助攻常州時。前者死亡。後者繼進。並不反顧。惟其餉足而後令行。而後能以少制眾。竊擬於沿海水師提標各精練陸兵千人。鎮標各精練陸兵五百人。減額優餉。嚴加選擇。每人每月約給餉十圓。如王守仁在贛州。每縣選送強力奇技之士。或數人。或十餘人。歸入各標。勤行教練。中明軍法。半年

在陸。半年在海。以備緩急之用。合天下約得精兵十萬人。

有此勁旅。則聲威遠讋。豈特盜賊不敢生心哉。

一沿海地方官宜精擇仁廉幹練之員

辦天下事。非才不舉。竊擬於沿海地方官。精擇仁廉之員。而又才具幹練者。為之拊循士民。以時修築城堡。編行保甲。教練鄉民。使其事不擾而集。如其功效卓著。督撫特奏優保。即令幫辦水師。庶儲備遴材。可資緩急。

一北東南三洋聯為一氣

查直隸至粵東。洋面南北五千餘里。沿海要害。互有關涉。宜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擬設北東南三洋提督。以山東

益直隸。而建閫於天津。為北洋提督。以浙江益江蘇。而建閫於吳淞。為東洋提督。以廣東益福建。而建閫於南澳。為南洋提督。其提督文武兼資。單銜奏事。每洋各設大兵輪船六號。根鉢輪船十號。三洋提督。中年會哨一次。無事則以運漕。有事則以捕盜。計省沿海舊制各船之糜費。以之供給大小四十八號輪船。尚覺有盈無絀。

一精設機器局

水師與製造相為表裏。偏廢則不能精。擬三洋各設一大製造局。每一製造局。分為三廠。一廠造輪船。選通算學熟輿地沙綫能外國語言文字之人。董理其事。一廠造槍礮。

火箭火藥及各軍器。選諳兵法優武藝有膽略之人。董理其事。一廠造耕織機器。選諳農務通水利之人。董理其事。是今日督造輪船之人。即他日駕駛輪船出使外國之人。今日督造槍礮之人。即他日辦理軍務之人。今日督造耕器之人。即他日盡心民事之人也。

硃批。覽。

張兆棟人奏。同治十三年七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劉長佑奏。現籌勦撫越南匪徒。及越南近日情形一摺等因。欽此。伏查兩粵邊境。俱與越南交界。前因該國多事。匪類

肆起。經廣西撫臣劉長佑飭令官軍駐高平諒山。實力堵
勦。臣亦會同前督臣瑞麟。檄飭東省欽州等處文武員弁。
認真防範。並奏派署南韶連鎮總兵鄭紹忠等。帶勇駐紮
靈山縣一帶。約會西省交界官兵。查辦土匪。以杜蔓延。先
已陸續拏獲要犯楊日吉等三百餘名。訊明正法。經臣於
本年四月間。會摺奏明在案。該署鎮鄭紹忠等。隨處督飭
弁勇。由靈山縣屬之林墟。移紮西鄉等處。挨次搜捕。又經
先後拏獲著匪梁高超等一千餘名。照案訊明。分別正法
及發縣究辦。查看靈山等處。捕務已有端緒。正在進紮欽
州。適奉

諭旨。當即妥行欽遵辦理。惟本年夏秋間。因日本兵擾臺灣番社。

奏奉

諭旨。飭令各省沿海口岸。一體設防等因。查粵東洋面遼闊。且與閩洋相近。亟應嚴密籌防。先經前督臣瑞麟與臣會商。將潮州各海口防務。會檄署潮州鎮總兵方耀。協同該道府及南澳鎮等。逐一籌辦。臣兼辦督署事務後。復貽切責成該鎮實力經理。至廣州等處海口。更為切要。一應防務。皆須妥為布置。尚覺調遣需人。鄭紹忠久歷戎行。所部弁勇。亦多習於戰陣。若令協辦海防。可期得力。第欽州防堵。亦係要務。臣體察情形。通盤籌畫。此時靈山等處土匪。甫經

懋端。募頗多已臧除。西省與越南交界各處。有知府徐延旭等駐軍關外。自可相機剿撫。欽州地處偏隅。宜於固守邊防。以資綏靖。查有署欽州營參將吳善喜屢立戰功。辦事極有膽識。堪勝防堵之任。現擬飭令該參將自募舊部勤勇五百名。並飭鄭紹忠酌撥勇丁一二營。併交管帶。在欽州一帶擇要駐紮。查探越南匪蹤。嚴密防範。鄭紹忠將該處未完捕務。趕緊料理竣事。即選帶所部弁勇與道員齊世熙等迅速來省。幫同布署海防。所有欽靈等處零星餘匪。責令吳善喜隨時會同地方文員。認真捕務。淨絕根株。惟欽州防務喫緊。仍當著令鄭紹忠由海道星馳策應。

如此一轉移間似於籌防大局較為周密

硃批知道了

壬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一日據廣東巡撫張兆棟具奏丁日昌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請代陳奏一片本日欽奉

硃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詳閱所擬章程如水師之添購兵輪船砲臺之改式修築陸兵與水師並練沿海擇康幹之員三洋應聯一氣機器分處精設各條意在整飭海防力求實際具大略亦不外臣衙門上月二十七日籌備海防摺內之意茲者欽奉

諭旨。令臣衙門議奏。臣等竊維謀必期於愼始。制必貴乎因時。事

必要諸可久。如該撫所籌練兵築臺之法。是否可行。及將

來如何設法備辦。應由沿海沿江各大臣等體察就地情

形。詳審推求。方可見諸行事。不致徒託空言。擬請

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沿江各將軍督撫等。稟入臣衙門前

奏。仍於一月內一併妥籌覆奏後。再由在

廷王大臣詳細謀議。請

旨定奪。以資集益而昭愼重。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美國新換使臣艾忭敏到京。九月三十

日來臣衙門謁見。十月初三日呈遞照會。顧請

覲見。當經臣等答以各國使臣抵京。如有新遞國書之事。應俟奏

明奉有

諭旨。再為知照等語。查本年俄國使臣布策。比國使臣謝惠施。先

後到京請見。臣等當照上年五國使臣同見奏定節略內

載。將來

覲見日期遲早。聽候

諭旨辦理。具摺奏請。奉

硃批。候旨行。欽此。欽遵各在案。又日本國使臣柳原前光請遞國

書。前經奏明。尚未舉行。此次美國使臣艾忭敏。應否准其

覲見之處。臣等未敢擅便。理合附片具陳。

硃批。候旨行。

美國使臣艾忭敏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自莅任來。由本國奉大伯理璽天德之

命。帶來國書。欲請中國

大皇帝覲見。面呈國書。茲請貴親王代奏請

旨。定期何日。本大臣使捧國書

覲見。為此先行照會貴親王查照見復可也。

乙酉。

諭內閣。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國、美國使臣。先後額請

覲見。呈遞國書各摺片。著准其覲見。
戊子。著山東巡撫漕運總督文彬奏。稱等於九月三十日。
未到軍機大臣密寄。本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
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覆奏。此外別有要計。亦即一併奏陳。
原摺單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等恭讀
諭旨。拜閱摺單。謹竭愚忱。按條陳奏。
一練兵一條。各省水路額兵。必須力求實際。汰老弱。戒因
循。足額數。使一兵得一兵之用。然祇能分守汛地。至於游
擊策應。則須另設重兵。水陸兼備。陸路則就各省地勢情

形。精練數營。分駐扼要之地。以山東省論。則登州烟臺。
子口。青州是也。水路沿海各省口岸紧多。恐如原奏所云
有防不勝防之苦。若於各岸口分設大輪鐵甲等船。徵論
無此經費。卽有此經費。料理不得其人。尤爲可惜。且分之
則勢單。不如合之而力厚。彗愚見。請設水軍三大營。一紮
天津。一紮江口。一紮閩省。
簡派大員爲之統帥。何省有事。除由本省審度地勢。或扼之不使
登岸。或引使登岸擊之。一面自嚴戰守。一面飛報就近水
軍。或斷其接濟。或來則迎擊。或敗則尾追。如此布置。協力
同心。戰守得宜。海防可期聯絡矣。

一簡器一條。兵家有因敵之法。原奏內稱在津滬閩分設船礮機器局。令兵弁等肄習。漸有成效等語。此誠因敵之妙用也。惟學其已成者而步其後。何若求其制勝者以開其先。李前奏云器械精巧。洋人為最。殫精竭慮精益求精。造器之基。擬請於通商各口。擇熟習洋情者。使之博訪密訪。無論華人洋人。有能創為新奇。破其利器者。制造果能當用。准令世其業而專其利。且更與以厚賞。洋人嗜利。必有為我用者。此以敵攻敵之法也。

一造船一條。船不難於造而難於精。經理得人。則所造之船。必能堅固。水戰以船為性命。則造船之舉。豈能輕議停

止。然必須製造嚴實。方為有益。請每造成一船。撥交水軍演試。合用則留為戰具。不合用則罰令賠造。惟用火輪船。必須鐵甲船以衛之。查美國鐵船水礮臺之名為生港者。打仗時喫水九尺。新操大號水礮臺。打仗時喫水二丈二尺。美國鐵船。喫水二丈一尺。以上各項鐵船。外國亦不過十餘隻。現在英國更造精者。稱為新試鐵船。第一號者喫水一丈。第二號者喫水一丈六尺。第三號者喫水一丈四尺。四號者喫水一丈。製造靈巧。每水軍一營。先購一二隻以為根本。一面令各省沿海州縣。將某口潮來時水深若干尺。潮退後水深若干尺。分報水軍大臣。再由該大臣派

員帶員分赴各處。將水勢沙綫。查探明確。記明里數。及行船時刻。以便臨時布置策應。如此則若綱在綱。數萬里海江。可以連成一綫。至各省能否自備此船。則視各省之力。自為購備應用。至能攻鐵船之礮。誠為設防利器。惟各處口岸形勢。有緊嚴漫散之不同。則設立礮臺。亦有疏密近遠之各異。況來船之高下。又視潮汐之漲落。至礮出之遠近遲速。必平時較準。臨事方不張惶。東省沿海多山。可資屏蔽。則明設礮臺。不如暗立礮架之既便於運動。又可節省經費也。兵事須利鈍並計。每有設施。總當先事豫籌。使利有所得。鈍亦不致大挫。方為計出萬全。如是則水路之

防。雖稱周密。陸路之防。斷不可少。蓋水路則彼此智均力敵。陸路則我主彼客。若引之登岸。則在彼已失所憑依。且陸路之戰。可以智取。果能推奇得當。彼大器雖利。其技亦有時而窮也。

一籌餉一條。原奏內稱提出四成洋稅另款存儲等語。是以洋稅辦洋防。誠為善策。惟現在不敷開辦。應權衡輕重。移緩就急。以濟要需。在各省自為修備。亦各就本省設法籌措。山東若盡力搜羅。尚堪自固。除由臣將現在辦法。隨時另摺奏陳外。至以後接濟。亦當詳細統籌。縱有地利。尤須俯察民情。相機妥為試辦。以期有利無害。方為善策也。

一用人一條。最關緊要。凡事得人則理。不得人則立廢。凡

在臣工。均已久邀

聖明洞鑒。奴才何敢妄擬。至本省鎮將統領。則須率之以正。課之以

勸。感之以誠。馭之以義。如有不能得力者。奴才隨時奏請懲

辦。以期振作而收實效。

一持久一條。自強之道。譬如一人之身。受病既久。必須先

醫其病。病去又須調養其氣。氣充然後能強。誠非一日所

能奏功。若朝換一醫。暮更一方。未有不敗者。古人云。政貴

有恆。方能持久。處此時勢。凡在臣工。惟持以堅定之志。勿

存私見。勿生惰心。平時則竭力講求。遇事尤須和衷商搉。

內患不生。則外侮可禦矣。

文彬又奏。奴才渥荷

殊恩。前曾於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仰蒙

恩諭。兗沂曹濟道已故文彬。並以長賡補授沂州府知府。該二員熟悉地方情形。是以特加簡擢。著閻敬銘飭令該員等力圖報稱。將地方防守事宜。妥為布置。以資得力。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奴才每與長賡敬述及此。相對感激涕零。勉力從公。自恨毫無報稱。現蒙

聖恩。委以封疆重任。惟有竭盡愚誠。力求實際。若稍存隱飾徇庇之見。遇事不據實奏陳。自問何以為人。東省用人理財治

軍諸要政。近年以來。頗滋弊混。奴才自今春到任。與藩臬兩司設法整頓。漸次清釐。滌洗惡習。何敢稍避嫌怨。至必須奏辦者。則不得不暫寬時日。妥籌辦法。自強之策。原不能

朝謀功。夕責效。此等下情。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現在日本之事。雖暫了結。探聞該國餉糈甚匱。事事仰濟西洋。猶然練兵修武。且有製買江大輪船之說。其心叵測。已可概見。奴才請設水軍三大營。一紮江口。以固長江之險。一紮閩省。以防該處明攻臺浦廈門。暗襲臺灣之計。一至天津山東。為畿輔門戶。尤須有水師重兵以鎮守之。然將領必須得人。天津一軍。請即以李鴻章兼統之。江口

一軍。請交彭玉麟統之。必能勝任。閩省一軍。可否以沈葆

楨統之之處。請

皇上聖明酌定。再前任山東撫臣閻敬銘。理財用人。均能守正不

阿。奴才從事多年。實所深悉。請起而用之。必能得力。惟用人

乃

朝廷之大權。雖非各舉所知。奴才究不敢列入正摺。謹附片密

陳。以備採擇。奴才必欲操練陸隊者。既可周守海疆。久可為

豫防俄夷地步。蓋俄夷與中國壤地相接。其國既強。其志

亦愈隱而愈險。患雖未形。必須早為豫備者也。

壬辰。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竊臣等於本

年八月二十八日。奉到八月初二日

上諭。日本兵船在後灣楓港一帶。意圖招誘番眾。恫喝村民。日久相持。情形漸怯各等因。欽此。九月十六日。復奉到八月十九日

上諭。日本雖未啟兵端。然日久相持。終非了局各等因。欽此。臣等伏讀之下。感激莫名。查八月二十三日。倭營到輪船一號。內載兵七百餘人。並藥鉛洋槍等物。二十七日復到一號。內裝琉球小工二百餘人。鍬鋤四百餘具。鐵釘十餘挑。及纜子繩索等件。二十三日之船。於二十八日駛歸。內載病兵七百餘人。小工三百餘人。花旗人機慎亦在其中。二十七日之船。於九月初二日駛歸。內載病兵四百餘人。初二

日復到一船。初四日卯駛歸。蓋以傳遞信件者。初七日午刻。倭兵忽拔營棚一架。焚新街渡頭。莊民公憤。聲言戶出壯丁二人。各帶軍器防堵。申刻倭遂撤棚而歸。初八日倭列大銅礮八尊。飛輪礮一尊。小銅礮十餘尊於營外。添兵巡邏以防莊兵。初十日四張告白云。新兵之至。乃替換舊兵。並無他意。各莊其安堵如故等語。其營中疫氣猶盛。死者日八九人。或兩三人不等。病者邀醫診治。醫云。此水土不服所致。皆涕泣思歸。此近日倭營之情狀也。刺桐腳莊民。句倭攻龜紋社一案。臣等照會倭酋。俟旋接王開俊稟稱。已有生番十三人。與該莊釋嫌尋好。倭兵亦未前來。鄉

嶠諸社。經臣寀派員入山。清查戶口。發給印牌。咸受約束。
素均送冊前來。現復派由海濱繞往卑南一帶。逐社稽查
矣。自臺郡至鳳山。近亦疫氣流行。兵勇染者不少。王開俊
一營尤甚。該營偪近前敵。其將鎮定有謀。深知大體。近亦
染病甚重。臣等馳念殊深。淮軍三起。九月十五日均抵澎
湖。現由靖海長勝兩船。盤運旗後來平也。南路開山。據袁
聞柝禀稱已越過崑崙坳。再八十餘里。即卑南之界。憑高
俯瞰。臺東海色。如在几前。惟入山愈深。番社愈雜。沿途留
隊扼險。兵力漸單。請添營濟之。臣等飭張其光親率新到
粵勇兩營。於十二日馳赴內埔。察看情形。調發前途各軍。

挨次進紮。俟無後慮。若工程順手。下手當能東達海濱。此臺南一帶之情形也。北路近准提臣羅大春函稱。八月十三後。該處風雨始歇。大南澳兩河。遽決為四。勇丁方結筏以渡。蘆葦中突出生番狙擊。守備黃朋厚等各受鎗傷。十九日復有生番率眾撲犯蘇澳碉樓。傷斃兵丁一名。迨大隊趕至。紛然獸散。逃匿無蹤。辰下開山已抵石屋。石屋者以石崖如屋而名也。自大南澳至石屋。中皆平坡。縱橫數十里。雖菅茅荒穢。高至丈餘。而山水清腴。物物有生氣。溪澗成坳。可備旱澇。後日耕稼。悉屬膏腴。過石屋十餘里為濁水溪。路極險仄。須得兵勇由海道前進扼紮。方免邀截

之處。現已造船五隻。足資配載。前福敱德祥一營。並招新勇一旗。均抵蘇澳。兵力漸集。可以鼓勇直前。開荒雖煩人力。果步步脚踏實地。原可日起有功。顧必碉堡足恃。先番乃無可逞其鋒。居民漸多。番割乃無所施其技。欲集居民。必先招墾。所難者窮戶拮据無資。紳富之家。往往畏難不進。臣等函商羅大春設法招徠。無論兵民。咸許領墾。此北路一帶之情形也。臺郡城工。經夏獻綸周懋琦督催。業已過半。安平礮臺。先由洋匠踩址繪圖。擬設於三鯤身之地。該處下臨大海。計去平安一千三百九十三丈有奇。去郡城七里有餘。為海濱離城最近之所。外可遏擊敵船。內可

近衛郡治臺爲方式。具制四面共寬一百八十丈。四角爲凸形。中爲凹形。凸者列大礮以利遠攻。凹者列洋槍以防近撲。臺頂至地高一丈六尺有奇。厚一丈八尺有奇。外更掘濠一重。濠廣以一丈爲率。注水以七尺爲常。臺上容一千五百人。周圍配大礮五尊。小礮六尊。除礮兵二百七十二名外。餘皆洋槍隊也。臺之下爲避礮室。以備換班歇息。後爲倉庫。以備糧米藥鉛。其牆均須極厚。層層必以竹木撐持。敵礮乃不能入。論洋法礮臺。皆壘土爲之。而時有旁圮之患。歲修之費頗煩。臺地常震海雨動輒經旬。臺尤易傾塌。今擬外圍方甎。內實以三合土。圍甎則永無旁圮之

慮。實土則不至為巨礮所摧。外圍之甎厚須五尺有奇。約估大數。已在六百萬塊以外。竹木石灰稱之。據洋匠云。諸物齊備。工程以六箇月為期。況該處本屬沙洲。取土須十餘里以外。臺地向無甎廠。須由泉廈購運而來。海上風浪靡常。恐非剋期可致。臣等派候補府淩定國。於本月十五日興工。先修道築橋。以供輦運。搭藔蓋草。以居匠徒。一面購運甎灰木料前來。填地壘土之功。方能舉辦。中路開山經黎兆棠召募營勇。業已成軍。惟該處徑途百出。巖壑阻深。水沙連一帶。久為逋逃之藪。非先搜捕積匪。無以撫綏生番。新軍無多。不敷分布。現飭南澳鎮吳光亮率粵勇兩

營壯之。已於十四十五等日。由郡城拔隊北行。臣霈於八月十六日回郡。以外受嵐瘴。內迫焦勞。復患嘔血。臣葆楨竊為心憂。幸體氣尚壯。漸已平復。浙江候補道劉璈業於本月十七日抵臺。臣等可以藉資廣益。黎兆棠之來

旨東渡也。京卿賦質羸弱。無志出山。茲以疆事方殷。為臣子者何敢自耽安逸。懇俟事定後。仍予回籍。理合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臺灣近日情形。並淮軍到臺一摺。日本兵船尚未退出臺灣。刻下退兵章程。業經定議。惟此後海防各事宜。亟須認真請求。以期有備無患。現在淮軍三起。均抵澎湖。應如何分紮要隘之處。仍著沈葆楨等酌度情形。妥為布置。

其南北開路。以及郡城修築礮壘各事。並著該大臣等悉心經理。毋得以日本事已辦結。稍形鬆勁。刺桐腳莊民。已與龜紋社釋嫌尋好。瑯嶠諸社。均受約束。其餘亟須次第清查。惟入山愈深。番社愈雜。北路復有生番撲犯碉樓。傷斃兵丁之事。亟應妥為籌辦。俾番眾悉為我用。藉可自固藩籬。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飭令派出各員。設法招徠。隨時撫恤。招墾事宜。須商同同羅大春。認真籌畫。臺郡城工。業已過半。安平礮臺。現擬設於三鯤身地方。一切工程。沈葆楨等務當悉心經畫。毋得畏難思沮。

丁酉。大學士文祥奏。竊奴才自本年六月請假期內。恭奉寄

諭。令奴才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籌辦事件。數月以來。力疾趨公。商辦臺灣一事。祇以備虛力絀。將就完結。然問心殊多懟憤。更不能不思患豫防。前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切籌海防一摺。係遠謀持久。尚待從容會議。而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以時局論之。日本與閩浙一葦可杭。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尤可慮者。彼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叛藩亂民。一旦崩潰。則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鑒前車。今臺灣一役。彼為理曲而勉就範圍。儻再尋一有理之端。來與為難。或唆通西洋各國。別滋事端。雖欲委曲將就。亦恐不

能。當臺灣有事之秋。曾議買鐵甲船。購水礮臺。倉猝莫辦。緣西洋風俗。於凡與和約之國。遇有互相搆兵。則異常利器。不准出售。是以迄未辦成。今倭兵既退。正宜及此無事之時。認真辦理。不容稍懈。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難。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僉以鐵甲船尚未購妥。不便與之決裂。是此次之遷就了事。實以製備未齊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伏懇

飭下沈葆楨等。鶴年。悉心籌商。所有在臺兵勇。應如何酌留。全臺事宜。應如何布置。均宜經畫周妥。以善將來。並會同南北

洋通商大臣。將前議欲購未成之鐵甲船水礮臺。及應用

軍械等件。趕緊籌款購買。無論如何為難。務須設法辦妥。

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鬆勁。果能實事求是。兵械日精。彼

族雖欲謀我。我當知難而退。即使狡焉思逞。而我既有備。

亦可恃以無恐矣。奴才自臺案奏結後。精神益憊。病復增劇。

現雖延醫調理。未能入署。而事關當務之急。一息尚存。未

敢自安緘默。謹就管見所及。勉效一得之愚。敬繕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文祥奏敬陳管見一摺。臺灣之事。現雖權

宜辦結。而後患在在堪虞。日本與閩浙一葦可杭。倭人習慣食

言。難保不再生枝節。前因議買鐵甲船及水礮臺各節。倉猝莫

辦。措手無從。不得不為暫緩目前之計。刻下事機已緩。亟宜趕緊籌畫。以期未雨綢繆。豈可仍蹈因循故習。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悉心籌商。所有在臺兵勇。應如何酌留。淮軍素稱得力。現在業已到臺。應如何分紮防堵。全臺事宜。應如何布置。該大臣等務當妥為經畫。以善將來。並著李鴻章李宗羲將前議購買未成之鐵甲船水礮臺。及應用軍械等件。迅速籌款購辦。無論如何為難。務須妥為設法。庶幾兵械精良。有備無患。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盛京將軍都興阿奏。竊於本年十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急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條款數條請飭詳議一摺等因欽此自中外交涉以來惟賴總理王大臣隨時隨事辯駁爭執十有餘年稍以相安亟圖自立振起自強之心堅苦貞定歷久不移則籌防禦侮之事機必將有無形之效庚申之釁變起非常智或不及施力有不足情不得不顧全大局姑事羈縻在當時中外臣民罔不有臥薪嘗膽之心蓄銳以俟之志乃迄今沿海各處之防務仍無把握誠如王大臣所稱從前情事幾於日久相安也夫恒情多狃於近機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儻遇將見未見之患一朝之猝發誠恐廢墜不能復振

備禦之策。更無所憑。是以密陳各條。請
飭疆臣妥籌詳議。皆刻下當先切要之急務。奴才詳繹各節。若徒執
舍短用長之說。以矛刺盾之喻。轉致於事無濟。兵機至要。
原無一定之規。亦無萬全勝算之法。要在備不可廢。志不
可弇。上行下效。歷久彌新。事機必有可乘者。撮其要而言
之。自強之道。實不外乎練兵求財籌餉製器而已。伏查沿
海各省口岸繁多。處處設防。本有防不勝防之虞。現既購
備鐵甲礮船。並添造輪船。教練水師。如能牽制敵船。我之
陸路防範。自易得手。誠為至要之論。然制造教演需費浩
繁。若非有大宗鉅款。實難開辦。非有不竭之餉源。亦無以

支持久遠。及今亟事綢繆。惟有中外一心一抝。凡於一切開源節流之計。悉力設法。凡可盡人力之處。切實經營。庶可期補注挹之急需。求充永遠之支應。自強有實。則外侮誠有不足慮者。查奉省濱海之處。自山海關寧遠牛莊營口。蓋州熊岳復州金州旅順口迤東直至岫巖屬之大孤山等處。緊要口岸三十餘處。其中金州地界。海口多係老水貼岸。亟為扼要。前於道光年間。曾經設防於山海關錦屬各處。調吉林黑龍江官兵。並

簡派大員統帶。今則與昔情形不同。牛莊營口。人煙輻輳。作為通商口岸。設立槍隊。添蓋營房。湄雲輪船灣泊防範。似已嚴

密。岫巖所屬之孤山。亦將有重兵設守。𠩄前經奏請抽練
各外城馬隊。請飭墊發。以俟練有成效。將留防客兵陸續
遣撤。以本省之款。練本省之兵。分布各城。呼應較靈。庶可
先清內患。以禦外侮。仰荷
聖恩允准。惟外省撥餉遲滯。雖經屢催。僅由山東解銀一萬兩。其
餘迄未解到。金州地勢寬廣。海口扼要居多。自應先其所
急。查前由錦州府知府慶祥撥備洋槍二百桿。由府尹衙
門咨調來營。擬即運往金州。添練洋槍步隊二百名。即以
山東解到練兵款項。先行借墊支發。並由省撥派洋槍步
隊教習演練。再𠩄前請練兵墊款十二萬兩。若各省撥解

較遲。勢難久持。人按照省城步隊章程。墊發添練洋槍月餉。再有續到之款。擬先儘至要城分開支。以昭慎重。並擬於前議各城練兵成數內。分別緩要。或增或減。詳細酌定。續行奏明辦理。

都興阿又奏。正在封奏間。接據總理衙門咨。議覆廣東巡撫具奏丁日昌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拏詳繹擬巡撫條款。固係目前急切至要機宜。惟是購備大號輪船。添造一切機器。無論用度不貲。一不得人。皆為虛費。況重洋之內。巨浸稽天。既不可以里道計。又不可以晷程。及疾風怒濤。潮汐沙綫。自古所難。昔之論海防者。故多守重於戰。當

此

國家度支浩繁。帑項支絀之際。恐似此之鉅款。籌備尤難。誠如王大臣所議。就地審時。方可見諸行事。不致徒託空言。

奴才前指愚見。正所謂經久良圖。無過於慎始也。

戊戌。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竊臣於十月初九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稱倭事議定三條辦法。已畫押互換。大久保即赴臺灣會同其中將撤兵。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交付中國官員收管。當先期委派妥員。馳赴倭營驗收。隨即派兵駐守。以便將來籌辦善後事宜。各等因。並鈔會議憑單一紙。互換條約一紙。給總税司赫德

劉一扣寄來初十日。倭領事福島九成。帶同該國通事吳碩等來郡。據稱大久保已往瑯璚。特令該領事到郡面陳一切。並聞事宜五條。大意與總署原約相符。惟中一條稱該國民人被生番殺害者。已於收埋舊址建立墓碑。以後如有該國民人親友登岸祭掃。請准其拜奠而歸等語。蓋指其初入番社時陣斃者言之也。臣等以撫局已成。允其所請。與約來時須有領事官蓋印執照。祭畢即歸。俾免生事。另由臺灣道具文照覆。該領事感謝而去。臣等即派臺灣府周懋琦帶同委員弁兵。定於本月十三日。坐永保輪船。前赴瑯璚。隨帶照會一道。面給倭將西鄉。令其按照條

約。交代明白。一面劄飭臣霨所部遊擊鄭榮安撫軍一營。由亦山拔隊自陸路會之。周懋琦事竣旋郡。即留安撫軍駐守瑯嶠。旋據探稱初八日瑯嶠到倭船一號。有倭官帶兵役三十餘人登岸。蓋即大久保也。初九日又到倭船一號。亦係空船。倭兵均已收拾行李。用牛車裝載槍礮器具下船。此數日間。倭營死者復二十餘人。帶來洋氊。又為大風刮去百餘件。想該倭將等接到照會。交代已畢。即當撤營登舟矣。淮軍三起。九月十五日即到澎湖。方派長勝海兩船。陸續盤運。奈日來風濤暴興。兼旬不息。十月初四日。兵勇始得盡數登岸。至後山番社一帶善後事宜。俟倭

兵退後。臣等再當悉心通籌。請

旨定奪。

硃批。該衙門知道。

倭領事呈請事宜五條

茲因本國征番一事。在北京總理衙門。兩國大臣業經會

議妥平。互立辦法文據。我全權大臣飭敝領事就費道面

陳一切。將請沈大臣查辦事宜。開列於左。

一從今約五六日之間。敝國所撥大船。自必齊到瑯𤩝。載

兵回國。為此懇請沈大臣。或潘大臣。如期駕至該地。與我

西鄉中將會晤。以使彼此料理交代事宜。所派兵員。不過

充為交代。彼此照應。猶可不必多與。
一從來兩國大臣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
論。則其沈潘兩位大臣與西鄉中將曩日所有一切來往公
文。亦宜就那相會交代之便。兩相交換。
一我國人民。在生番被殺死者。遺骸現就當時收埋之舊
址。更建墓碑表之。將來如有親戚朋友人等。航客就近港
口。若欲藉便登岸埽祭者。務望使伊即日登岸拜奠而歸。
一所有交代事宜完訖之後。即望貴道立將其由飛札及
電信捷報上海道臺處。以便轉申北京總理衙門查照。
一本國現在廈門派設領事。將來如在貴臺所轄之地。儻

有文涉敝國事件。務望貴道速即照會敝領事。以便照辦

其事。

硃批。

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八